

我们那一届大学生,班里不少同学都是来自上海乡下。他们和我们一样,也是中学毕业便集体辍学,把自己种成一棵泥土中的树,不一样的,我们是从城里去乡下当树,试图扎根,他们是在自家门口,土生土长。

可是后来,竟然又坐进了大学的同一个教室里。

他们身上,终究是田野和小镇的朴素更多些,不多言说,不招惹目光,市区的同学呱呱说话,他们憨憨微笑地听,是一群宁静的边上人。

同样都把失而复得的上学看得珍贵,但他们珍惜得更小心翼翼,如同捧着不敢放下,稍不留神会摔碎。那是连着乡下小屋和锅灶的吗,更是自己一张凳子、一把椅子,会坐很多年,是浑身的体面和尊严吗……我看着我这番成倍的珍惜,很能懂,我在乡下待了整整十年,当着辛苦的知青,很多乡下心情、感情,都是朴素地犁耕过我的。

第一次语言学考试,开辉的成绩是一百分,全班唯一。我坐在他的后面,他的整个后脑勺都洋溢着兴奋,我竟然也满心明媚,充满庆贺——大概也因为我是班长。

开辉正是来自远郊的一个乡下。

我不是一个听课每一句话都要记上本子的人,

所以我也就同时记得住一点别的情景,记住了开辉听课的样子。

他有些像分到了土地的穷苦农民。

那时的我们都有些像分到了土地的农民。集体辍学,突然返回,有些晕然。

而他更是直接当起背犁的牛,当着牛拉的犁,甚至当土地。他拉着自己团团转,团团犁,耕得吭哧吭哧,一刻不停。

他听课,好似一把一把抱起麦穗、稻谷,青的也是金黄,统统拖回会场。一直到下课,他还看着讲台和黑板,捧着书本、笔记本,流连地不立即起身离开。

他走路,进教室,去食堂,回寝室,甚至爬到高铺睡觉,神情里都总是跌跌撞撞、恍恍惚惚般愉快。我好像没有对他说过什么别的记得住的话,但是这句话我一直记得:“开辉,你怎么总是愉快地跌跌撞撞、恍恍惚惚?”

他开心地地看着我,依然有些恍恍惚惚,说:“你这样讲像诗歌一样!”

他是一棵栽在自家门口的乡下树。突然考进大学,学习师范,每月发生活费,成为一个老师,站在讲台上,这不是一个恍恍惚惚的梦,那么是什么?

那时的我们,也都有些这般的如梦,但他更是恍恍惚惚一刻不停紧紧抱着

意想不到的快乐

詹政伟

朋友的孙子小聪四周岁了,每次去他家,他总喜欢缠着我,还经常性地提问,出题目

考考我。

有一次,小聪奶奶在择四季豆,小聪拿了其中的一根,玩得开心。一会儿,他慢慢走到我身边,问我,剥开的四季豆里有什么?我不假思索地说,当然有豆子。小聪咯咯地笑,错了错了,剥开的四季豆里,还有一条毛毛虫。他本来把手藏在背后,这时,骄傲地伸出来,果然,一条毛毛虫见了亮光,把身子扭得像在跳舞。

我说,小聪,你和我玩脑筋急转弯啊?小聪没有顺着我的话头继续,而是笑眯眯地又问我,“为啥现在菜帮子不叫菜帮子了?”

我反问他:“那现在菜帮子叫什么?”他爽朗地笑了,现在叫菜皮。为啥叫菜皮了?他又缠上来了。

见我回答,他好像等不及了,哎,叫菜皮好听啊!你看看,菜的心就叫菜心,菜的皮就叫菜皮,多好!

父亲生于1949年深秋的午后,当接生婆用红布包起这个与新中国同龄的婴儿时,当小学教员的爷爷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“建国”二字,说这孩子要像新生的共和国一样,在风雨中强健筋骨,茁壮成长。8岁那年,父亲去看露天电影《白毛女》,当银幕上出现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,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的字幕时,小小的他竟然喊出了“祖国万岁!”的口号。

恢复高考那年,父亲正在田埂上给稻苗除草。收音机里传出“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”的声音时,他手里的秧苗掉进了水田。那个闷热夏季的一个个夜晚,父亲就着煤油灯复习功课,蚊蝇在泛黄的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上飞舞,父亲浑然不知。父亲终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……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父亲作为技术员被派往深圳。特区的热浪裹挟着钢筋水泥的气息扑面而来,父亲站在国贸大厦楼顶,俯瞰正在生长的城市,心中油然升起建设家乡

的豪情壮志。父亲的房间里有个柜子,柜子里藏着他的高考准考证、大学录取通知书、深圳特区通行证等老物件。父亲对我说:“小时候啊,我是坐在土坯房里上学的,可我心里有一团光啊……”

那年国庆节前夕,父亲执意要带全家去看新落成的跨海大桥。车行至桥中央,他突然让我降低车速,父亲摇下车窗,让海风吹打脸庞,吹乱了满头的银发。父亲笑眯眯地望着远处的巨大货轮,看着它鸣着汽笛驶向远方,父亲的手攥着我的手,像桥索般坚定有力。

又到国庆假期,窗外灯火辉煌,父亲在阳台上看得入神,忽然哼起《我的祖国》,那

晚上,路过马当路的猫墙。这条路本来有很多沿街小店,现在都关闭了,门面砌成墙壁,大约是旧房准备拆迁,裸露的地方斑驳破落,唯墙面留白,于是被猫猫狗狗的图片占领。很可爱啊,但是这一侧灯光并不明亮,马路对面的灯光将树影投在这有猫咪的墙上,树影摇曳,倒好像猫咪也活动起来,它们热闹地对话着:“我们就是要看这些才有力气讨生活啊!”“啊啊啊啊啊!宝宝你是一块小蛋糕,要被我一口吃掉的!”“您好,给我吃一点……”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进小店张望一番,但情绪是愉悦的,嘴角上扬,还不忘拍照发九宫格朋友圈。

拐过去的新天地,另一番景象,人潮汹涌,露天位几乎座无虚席,各店家竭尽装潢装饰所能,风情万种,配上穿着时髦的人们,以及各路肤色人种观光客,真有繁花之象。如果在百年前,是会被放在竹枝词里赞美的“……何处有花何处去,月中箫管几楼台。街中地火不堪描,仿佛银火花树摇。一到晚来灯百盏,教人错认是元宵……箫管断处琵琶续,多少人家设绮筵……”现在人词穷,借用古人的也约略能写出胜景。

这种清寂和热闹的对照,可以说发生在现在城市所有地方,南京路步行街还是不容

方向看:校园的梧桐大道和听课最多的东一教室,101教室,第六宿舍栋树边的那个他的寝室……

我问自己,你回开辉信了没有?我希望我回过的。可是我却没有再见过他。抱着梦吭哧吭哧回乡犁地的开辉,并没有过很久,就真的恍恍惚惚地走了。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。他的诗太短了。

我去长江口的岛上讲课。一个蛮大的会场,满满坐着的都是中学老师,我竟然一眼就看见了永强。他依然瘦,挺直了坐,像一根不摇摆的专

注的甘蔗,神情、目光一模一样还是上学时。我禁不住指着他大声说:“这是我的大学同学!”我朝他挥挥手:“永强!”

他有些措手不及。他原本就是一个羞涩的人,走来走去鸦雀无声。他几乎是班里言语最少的男生,说着岛上方言普通话。不上课的时间都是坐在寝室桌上的书本、作业前,宁静得如同没有声音的时间。那时的寝室,住六个人,两边上下铺,当中放六张课桌,拼拢成一个长桌,课业、吃饭、聊天,堆满无限心满意足。

我讲完了课,正准备往台下去,永强已经站在了我面前。我说:“永强,你怎么也来了?”他说:“我调了课来听。”我说:“你还好吧?”他说:“还好的。我

深情的旋律里,我听见他澎湃的心跳,看到一条大河的波浪正穿过七十多年的光阴,在我们血脉里奔涌不息。突然懂得:所谓的家国情怀,不过是有人用一生去爱,去坚守,去见证,见证红旗漫卷,见证岁月静好。

父亲的一生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有勤恳踏实的奋斗。可正是这千万个“父亲”的努力,汇聚成了共和国的成长史诗。他们生在红旗下,长在春光里,用双手托起了自己的小家,也托举着国家的明天。

父亲与祖国同庚,是千万个普通人在时代长河里留下的倒影。当个人的生命轨迹与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时,每一道年轮里都藏着一个奋进的故事。更刻着一个国家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步脚印。

看见你的作品,会给学生们说,这个作家是我的大学同学。”我说:“写不出很好的东西为你们争光!”这么说的时,心情特别真实。永强坐在台下,挺直着看着我,为台上是自己的同学而骄傲。我看见他,那么兴奋、亲近,没有一点矜持,一下一上,都是小人物的真情和涌动,朴素得没有修饰。

往台下走的时候,我对永强说:“你和我一起去吃饭,他们安排了吃饭!”他说:“还是不去,都是领导。”我说:“没有领导的!”我对邀请我陪同我的人说:“这是我的大学同学,他和我一起去吃饭。”

永强问我上海同学的情形,我告诉他一些。几十年的时间,短短一程路,连一只麻雀的飞过也来不及细说。永强没有和我一起吃饭,走到路口,他还是执意离开,说:“都是领导,不好意思的。”我说:“没有领导的,大家都是一样的!”

他离开的背影瘦瘦的、缓缓的,鸦雀无声的羞涩。

陪同我的一位主任说:“我去把他喊回来吧!”我说:“都是朴素的人,让他自在自在吧。”……

恍惚地想起这些,都微小,都短小,都是诗。也禁不住深深叹着气,鸦雀无声。

爷用颤抖的左手写下了段段家族往事,四代人的祖国情,请看明日本栏。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恍惚的诗

梅子涵

子涵,你很忙吧?我被分配到一个很普通的中学,从此,要教这儿的不喜欢读书的学生学语文了。

因为看病,我又到了上海,从松江经过,在建明家住了一晚,到了市区,在秦申家住了一晚,还去了海珍家,见到同学,真高兴啊!

子涵,我给你写信别的没有什么,只是想邀请你以后来我这儿玩,你很忙,如果能来玩,我会特别开心。

……大半页纸。他是在毕业之后仅仅一个多月就给我写了这一封信。这应该是我毕业后收到的第一封同学的信。在学校时我们并没有多么亲密,但是他亲近地称我子涵。

我流下泪。它真实地滴在了信纸上。滴在纸上,他的寂寞和想念中。他整个的怀里还是抱着那个梦,踮起脚竭力往大学的

方向看:校园的梧桐大道和听课最多的东一教室,101教室,第六宿舍栋树边的那个他的寝室……

我问自己,你回开辉信了没有?我希望我回过的。可是我却没有再见过他。抱着梦吭哧吭哧回乡犁地的开辉,并没有过很久,就真的恍恍惚惚地走了。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。他的诗太短了。

我去长江口的岛上讲课。一个蛮大的会场,满满坐着的都是中学老师,我竟然一眼就看见了永强。他依然瘦,挺直了坐,像一根不摇摆的专

注的甘蔗,神情、目光一模一样还是上学时。我禁不住指着他大声说:“这是我的大学同学!”我朝他挥挥手:“永强!”

他有些措手不及。他原本就是一个羞涩的人,走来走去鸦雀无声。他几乎是班里言语最少的男生,说着岛上方言普通话。不上课的时间都是坐在寝室桌上的书本、作业前,宁静得如同没有声音的时间。那时的寝室,住六个人,两边上下铺,当中放六张课桌,拼拢成一个长桌,课业、吃饭、聊天,堆满无限心满意足。

我讲完了课,正准备往台下去,永强已经站在了我面前。我说:“永强,你怎么也来了?”他说:“我调了课来听。”我说:“你还好吧?”他说:“还好的。我

深情的旋律里,我听见他澎湃的心跳,看到一条大河的波浪正穿过七十多年的光阴,在我们血脉里奔涌不息。突然懂得:所谓的家国情怀,不过是有人用一生去爱,去坚守,去见证,见证红旗漫卷,见证岁月静好。

父亲的一生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有勤恳踏实的奋斗。可正是这千万个“父亲”的努力,汇聚成了共和国的成长史诗。他们生在红旗下,长在春光里,用双手托起了自己的小家,也托举着国家的明天。

父亲与祖国同庚,是千万个普通人在时代长河里留下的倒影。当个人的生命轨迹与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时,每一道年轮里都藏着一个奋进的故事。更刻着一个国家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步脚印。

爷用颤抖的左手写下了段段家族往事,四代人的祖国情,请看明日本栏。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路过猫墙

朱蕊

你从容走路的方向,是潮水,你得顺着潮水的方向,挤挤挨挨往前涌。各样声音气味混杂一处,蒸腾着一种扎实的属于人间的意思,当然这是游客喜欢的。而旁边的福州路金陵路等,就退了潮水,露出干涸的河床——那拦住的围墙,虽然有的也有墙绘,但寂寥也乘虚而入,不是山野间的清幽,而是一种失了魂灵的闹市之静。那些早早上班时时常光顾的小店都被拦在围墙后面了,没了声音。那时和小店老板娘混熟了,有新进的服装她会打电话来问是否要去试穿?这一些,像一夜间消失的亚特兰蒂斯,再无踪影。

城市西边,越过那条作为分野的马路,路窄了,两旁是高大的梧桐,叶子阔大,在地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影子,风一过,轻轻摇动,空气清新许多。行人渐多,却不再是汹涌的潮水,而是三三两两的,步履从容。有的牵着狗,更多的只是慢慢地走,不时停下,仰头看老房子的窗棂。有人拐进一扇并不起眼的铁门里去,那门后,往往藏着一个静悄悄的院

落,里面是老洋房,挂的牌子,是美术馆,或画廊。人们在一幅幅画作、一件件器物前驻足。这里也静,与一些商业街上的空寂又不同,其实内在充盈。有时,一间卖摄影器材的店也会让你惊喜,会有吉勒·卡隆摄影回顾展,他镜头中的名人名流,比如那张著名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后脑勺肖像、法国影星阿兰·德龙、时装教父伊夫·圣·罗兰、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让·吕克·戈达尔、弗朗索瓦·特吕弗,英国披头士乐队成员等,都呈现眼前,仿佛可以回到那个年代。

城市空间里有更多博物馆、艺术馆、剧院、图书馆……商业场所的消费者向这里流动。浦东美术馆有从巴黎奥赛博物馆远道而来的盛宴,人群有另一种密度。梵高《在阿尔勒的卧室》挂在展厅中央,颜料肌理在灯光下清晰可见。观众安静地排着队,缓慢地向前移动,只为能在这幅画前多驻足一分钟。人们似乎正悄悄把梦想从物质挪回精神领地。商业街的冷清不是萧条,是人们从重复的消费陷阱里退了出来,转而在画布、书籍、光影里寻找真实。

马克·费舍说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制造着重复的消费套路,它会“殖民”人们的梦想。那么此后又是什么正在被设计?一半火焰一半大海,人们自有选择,那就是人流的方向。

为联系采访事宜致信一位艺术家不被理睬。不接受采访无可指摘,那告诉一下可不可以呢?即便是给个短信。不由得联想起了几次比较顺利的采访,幸遇几位礼数周全的艺术家。

曾经采写作曲家钢琴家龚天鹏。龚天鹏幼时被誉钢琴神童,先后被上音附小、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录取。后改学作曲。他27岁时完成交响曲《京剧幻想》,这竟然是他的第10部交响曲!从钢琴神童到作曲奇才,固然值得一书,但他强烈的家国情怀更能打动我,彼时,他已归国入职上海爱乐乐团。萌发采写之念,便去信,不久他加我微信,表示愿意接受采访。见了面,他彬彬有礼地称我为叔,真是让人感到温暖。采访完了,正是午饭时间,他硬拉我去乐团食堂用饭。成稿后我打印了送去请他审核。他正在钢琴上作曲,随即放下手里的工作,说:“你稍等,我现在就看。”这超出我的预想,因为稿子比较长,本想总得要看上一两天吧。他很快看完,爽快地说:可以。14000字的稿子,一字不改。随后闲聊,他坦率地说:“我其实很忙,很多采访都推掉了。答应你,是因为你一封信写的信打动了。现在还在用笔写信的人不多了!”龚天鹏的感慨袒露了他的纯真和重情重义。

23年前,应某杂志之邀采写著名画家韩美林。我试着给韩大师写信,提出采访要求,但没抱太大希望。韩美林第四次婚姻,新婚不久,娇妻作家周建萍小他28岁,吸引了众多的媒体。我觉得自己难以超然于众而受大师青睐,却不料接到了北京的电话。是周建萍打来的,说:“信收到了,美林请你来北京。”火车早上到北京,我立即打车前往通州韩美林工作室。

到达目的地已近中午。周建萍先把我带到底楼的员工食堂,说:“先安排你吃饭,休息一下,然后再采访吧。”须臾,周建萍去而复返,抱歉地对我说:“美林请你上楼去我们家里吃饭。美林怪我没安排好。”我听了既感动又不安,说:“已经很好了。”就婉拒。正在僵持时,韩美林的电话追来了,说一定要把记者请上来!见实在推不掉,只好就随周建萍上了5楼韩美林居室的餐厅。韩美林热情又风趣地说:“可能怠慢了上海来的客人!”灶台上锅铲碎击声急起,一个厨师正忙着炒菜;另有阿姨不断将一盆盆菜摆上桌……

饭毕开始采访。韩美林很健谈,性情坦荡随和,且风趣幽默,他在说到自己患病住院,周建萍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时,眼里闪着泪花,令人动容。谈话期间,韩美林还几次起身至画桌挥笔作画,展露技艺。转眼间已到晚饭时间。我见采访已完,便起身告辞。韩美林忙也起身相阻,说:“到晚饭时间了,吃了饭再走,都已经准备好了。”态度坚决,不容推辞。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告别。周建萍送我下楼。已有小车等着我,周建萍说:“已嘱咐司机送你到火车站。”有开窗声从楼上传来。抬头望去,韩美林从5楼的窗户探出身来,微笑着朝我挥手。我坐到车里了,见韩大师还在以目相送。

也是在20多年前,我想采写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。郑老师68岁时患癌症,出院才一个月,她就戴着假发站上指挥台。她说:“活一天干一天,音乐在我就在。”闻之敬意油然而生,于是去信说想去厦门鼓浪屿拜访她。不久,接到了郑小瑛老师的电话。郑老师说:“谢谢你的关心!我近来很忙,不常在鼓浪屿,给你电话是怕你白跑一趟;写我的文章很多了,请你不要再在我身上花时间了好吗?抱歉!不过,你如果有时间欢迎来鼓浪屿玩!”挂了电话,不禁感慨:礼数尽至,夫复何求!真的满足了。

爷用颤抖的左手写下了段段家族往事,四代人的祖国情,请看明日本栏。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爷用颤抖的左手写下了段段家族往事,四代人的祖国情,请看明日本栏。

我和我的祖国情,沈琦华

